

湯遜序先生著

明朝宮闈秘史

中華圖書館印行

序

有明宮闈之肅與宋室比隆自天啓朝客魏濁亂而外雖以流離播徙轉輾荒微之永歷尙於奄豎對食略見不莊立予杖斃不稍寬假則甚矣太祖垂制之嚴而高皇后馬氏中宮端範爲流風遠也人情每易於信耳談內庭燕褻事大抵津津不倦而近時憑臆附會淆人觀聽之書遂以層見疊出充塞其間其中固多挾異族成見亦未始非禮教凌夷有以授之口實顧於明代則未之前聞彤史女官專注起居稗野流傳黎邱多鬼吾邑西河毛氏爲勝朝具表微知著之才成彤史拾遺一記今吾友湯君善吾又因毛氏旁搜遠紹之作輯明宮秘聞一書竊謂彤史拾遺以史部中傳記爲宗而明宮秘聞於子部中小說家爲近二書相輔而行吾知朱家秘史無人復敢誣捏斯足信今而傳後矣猶有進者善吾才高學博矚矚

年少能識著書體例他日更裒集殘帙成洪武至崇禎十六帝暨福唐桂三朝宮詞若干卷標新領異爭樹集部中一幟俾蔣之翹天啓宮詞王昌譽崇禎宮詞不得專美於前余老矣然尤拭目俟之

中華民國七年六月蕭山七十五老人姚瑩俊撰

序

儒者讀書貴求其間，聲明文物，燕饗賜予，史官歷歷言之，何必贅獨宮闈之瑣務？一名一物，一云一爲，足以覘風俗，驗盛衰，亦古今得失之林也。湯子遜，斤博聞強記，輯爲《明宮秘聞》一書，不憚窮搜博採，鉅細畢該，璧合珠聯，記勝朝之實錄，拾遺訂墜，彰故國之前型，禾黍雖悲，遺言猶在，衣冠非舊，軼事可稽，令人抒懷舊之畜念，發思古之幽情，亦闡隱明微之意也。使由此而進之，將博通掌故，淹貫羣經，駸駸焉由文見道，正不獨見聞之殫洽也。湯子勉乎哉！

民國七年四

三日友生黃鉞序

明朝宮闈秘史

序

四

序

文至西漢尙已然詰屈奧峭讀者嬌舌唐宋則博大昌明皎然如日月中天亘萬古而不磨者也自新學盛行微特人心風俗歲異月遷卽文體亦爲之大變識者傷之遞斥湯君今之教育家也品行文學膾炙人口現著明宮秘聞一書而徵題於世文章有價其信然矣余自光復後歸里門與世不相聞問者垂五年竊念禮教墜地文藝喪天世無黃鐘瓦缶雷鳴至可慟也爰覽浙江民報尾聲一欄載有湯君大著數篇俯而讀之其間憂悒似屈子滑稽詼諧似贅髡臣朔而其持論侃侃一出於正皆胎息於唐宋而不離吾所所博大昌明者然後歎湯君之學近今之學湯君之文古昔之文也余不敏世事理亂茫不省記惟日取架上殘編涵泳以樂天年而於近世界之著述不敢貶亦不敢褻蓋韓子所謂道其所道非吾所

謂道也。閱湯君文如循舊轍如見故人心目爲之一快。料想新集奇編定逞墨飽筆酣之興。宮闈瑣事決副警世砭俗之旨。香豔莊諧唯精且妙。擲地而金石同聲。指天則風雲變色。豈徒談笑生風。解時輩頤而已哉。余嘗聞蕭邑多佳山水。生其間者代有聞人。湯君生長於斯。其有得於山川靈淑之氣。耶抑亦先民矩矱實有以啓發之耶。則吾不可得而知之矣。中華民國七年二月何子俊序。

序

今之著述家多矣其道古者事實非不詳明也文詞非不華美也而閱之者供爲譚資聞之者聽爲逸話如鮮花之入目好音之過耳忽焉暫焉而無所感於中懲旣不足勸於烏有類此者比比是文字之功用安在乎著作卽已等身雖謂其無可也湯君遯斤余未交不知其何如人今之明朝宮闈秘史果胡爲而作哉夫有明在夷主中夏兩代之間其所以興所以衰所以亡大有足鑑者然披以史冊得聞其事之大者或未得其小者得聞其顯者或未得其隱者湯君知之而叙此書名之曰秘史舉凡明代君主之如何才庸宦官之如何賢不肖后妃之如何貞淑奢淫儘於此秘史中得之世人始知其不特大者顯者之固足以興以衰以亡而明之興之衰之亡尤有此小者隱者之原因在焉且鑒於其宮闈之有善而天下

以興有惡而天下衰亡又見其殉明之有持節立義者可泣可歌可法可警斯誠足引往古以勸現今就過去以懲將來是書之有功世道而不爲徒作豈所爲世之泛泛者之著述也哉非然者徒發古人之秘而逞其辭藻無補於社會非余所敢知儻亦湯君所不願爲余故應其徵而序之

民國七年二月郭後覺謹撰於石門南渚

序

嗚呼深宮寂綵雲不飛綺閣迢迢清歌徹夜行暮暮朝朝之樂聽鶯鶯燕燕之聲珊步輕盈博君王之笑樂珠喉的礫留學士之品題翡翠雙棲鴛鴦同夢以爲永結同心之帶牢成如意之珠矣而乃秦宮草滿魏殿花飛飄瓊泊葩流離金盃一場歌舞憶漢苑之新聲四壁管絃溯唐宮之舊事西施石冷鬼唱悽其潘妃市空人嗟蕭颯當日金迷紙醉而今玉簫香埋殘月曉風地近仙人之掌紅顏黃土魂銷玉鈎之斜丹顏不住靈藥誰貽曾時序之幾何乃變遷之若是凡此可歌可泣之事宜有亦莊亦諧之文則有湯子遯斥胸中貯錦夢裏餐花身如石麟文同謁驥寄寵柳驕花之想寫留雲借雨之章較矢量弧鈎心鬥角以明宮軼事作翰苑秘聞實紀事之明珠亦助談之佳品也當其牛衣自結繭紙乍吞學勝徐陵狂

同玩藉班香宋艷行間有蘭蕙之芳蘇海韓潮字裏得江山之助聽我一言因之
三嘆若夫錢塘江上縱兒女之柔情西子湖頭朽英雄之俠骨文章憎命可憐家
當益工身世無聊祇覺書誠可樂破涕爲笑代哭以吟殘羹冷炙落落依人柳車
草船行行送鬼是以虞卿失路託著述于春秋賈傅難歸寄孤懷於辭賦炎劉記
事偏成于蠶室之人辛楚騷經都作自江頭之客湯子此著其亦有苦心在歟僕
繁華過眼綺夢初醒官海浮沈筆花欲謝當日山陰道上久耳文名今朝龍邱客
中馳心大著我見欲焚筆視君才疑是神仙索爾無文敢獻乎狂詞俚語何時良
覲周旋於越水吳山

中華民國七年十月中旬古杭聽鵲樓主人王十二序於龍邱官廨

題辭

題明朝宮闈秘史七絕六章

吳興姚雨巖

勝國飄零籍已銷。悞儂心事認前朝。寧知三館無聞日。下酒愁
同漢史澆。

入關胡虜總茫然。玉面春風故苑傳。紅葉御溝流不盡。峯青江
上曲。圓。圓。

思陵風雨孝陵寒。鸚鵡上皇一例看。黃土千年埋玉骨。人間金
盃出。長。安。

愁聲萬古譜清宮。血灑胭脂北地紅。三百年中無此曲。蒼涼歌
泣鬼神通。

春滿芙蓉別院青。虹霓舊夢繞猩屏。含情忍說當年事。白骨梅花嶺上銘。

與君一醉笑斜陽。華屋邱山付羽觴。流水桃花歌扇底。風情不數孔東塘。

讀明史有感適湯子遜斥徵題明朝宮闈秘史口占五絕

寄之

泉唐王燦薇子

出民水火登衽席。而況山河復我歸。英雄事業橫千古。太祖濠州一布衣。

世事蜩蟻起甲兵。千秋遺恨誤公卿。指崇禎非亡國之君言嗟乎今日之士大夫又何異乎當日士大夫之但願一己權利哉月明嶺上梅花路。帝子魂歸無限情。

半壁東南風雨侵。奄兒黨見抑何深。一朝大敵臨城下。狐鼠豺

狠一例擒。亦今日之前
車也。鑑之哉。

故國蒼涼跡已陳。秋風暮雨淚痕新。可憐一片中原土。送與胡兒。二百春。

白門隄上柳蕭蕭。舊日王家今寂寥。南代興亡如戲局。已將閒話付漁樵。

題詞

閒散軍人吳望平未是草

明代遺聞久委淪。賴君補闕拾前因。事殊唐室譚天寶。價重三都踰海珍。往昔深宮多隱諱。從今舊蹟盡傳新。孟堅文字龍門筆。竝作千秋不朽人。

明朝宮闈秘史

題

辭

四

明朝宮闈秘史卷一目錄

● 洪武時代宮闈史

馬皇后之賢慈

宮官制

紅牌

范孺人

女秀才

嚴遇內侍

雷震謹身殿

造鈔用秀才心肝

詩獄

皇淑妃

駙馬府

觀海東青

漿粉錢

製儒服

御膳列豆腐

江家讀孝經

蠶桑

閔農詩

孝慈錄

千秋節儀制

漢兵追逐圖

繪西瓜

四姊妹

顛仙進藥

安忍傷民財

匣中裝持贈

閹妃

成祖非馬后子

朝天女戶

水燈

●建文時代宮闈史

淒涼歸不得

皇后靖難

菜根歌

願終故土

東明寺

中山第三女

翠紅

●永樂時代宮闈史

各進時鮮

射柳戲

徐氏力辭贈弟爵

王司綵

權妃

血書勸夫降

詔徵詩僧

好歌博得月飛來

東苑觀擊球

頒行內訓

觀天臺

選娥眉

梳妝樓

剔紅填漆大明年

摺扇

●洪熙時代宮闈史

明朝宮闈秘史

卷一目錄

御製詩

宏文館講經

譚順妃

宣德時代宮闈史

廣置書籍

猗蘭操

遷民居

竹籬茅舍饒逸趣

宣宗御筆

羊腦箋

宣紙

移植紅芍藥

賜銀記

獻元宵燈

親掖鳳輿

尙知農家味

賜著織金衣

宣召詞臣同游西苑

長安宮

鬥蛩歌

青花脂粉箱

宮扇

題黃司寶歸南海圖

◎正統時代宮闈史

京兆進春牛

更選女官

功德寺

當年失遇卿

小南城

吳官童

裕陵圖

郭國嬪

香爐

揭幽風圖於殿壁

納后儀制

高皇牌

奪門功

光祿吏

玉玲瓏

驗繡囊

止殉葬

西苑

不識牛馬之皇太子

●景泰時代宮闈史

增建御花房

花竹雙鳥圖

銀豆歌

●成化時代宮闈史

伶官善談諧

施純婦

王摩詰真蹟

永壽宮

南城

召惜兒

唐氏

結絲燈

諫架棕棚

八尺里

西宮怨

紅藥詩

萬貞兒

明朝宮闈秘史

卷一 目錄

七

明朝宮闈秘史

卷一 目錄

明朝宮闈秘史

● 洪武時代

馬皇后之賢慈

太祖后馬氏宿州馬公女也。馬之先家於新豐里。以貧豪里中。及公善施而貧。元至順間。其母鄭媪生后。卒。公殺人避仇。以后託定遠郭子興。會子興起兵據濠州。太祖在軍中。子興妻張氏奇太祖。力勸子興妻太祖以后。曰：「是人。有異相。當藉此收之。且馬公不可負也。」遂贅太祖於其家。后知書且精女紅。太祖每出軍。一切軍狀皆屬后。籍簿暇。即率諸校妻縫紉衣襦。太祖渡江。后恐元兵躡其後。必相隔。不俟太祖命。急率諸校妻過太平。止繁昌陳迪家。而元兵果扼渡。后於迪家生皇長子。時吳漢接境。戰無虛日。后時時贊太祖規畫。嘗謂太祖曰：「定天下在得人心。人



心者天下之本也。又曰：用兵焉能不殺人，但不嗜殺人，則殺亦罕矣。太祖深然之。洪武元年，乃追封馬公爲徐王，鄭媪爲夫人，以無嗣，且不得公媪死所，乃瘞袞冕置冢戶，立廟新豐里，后歲時享祀，輒哀慟焉。后性儉，嘗命練故織爲衾褥，以賜貧民。緝裁餘繒帛及織工治絲有荒類者，纂集爲衣被，以賜諸王公主，身御澣濯，久絀不卽易。曰：此弋綈遺法也。諸嬪以明德馬后比之。周王之國，遣慈母江貴妃從，賜以己所御絀衣一杖，一曰：王有過，則披衣杖之。卽違，馳以聞。歲災，六宮皆蔬食，請賑恤。后曰：儲備之不先，以致有此。夫賑以恤其後，不如儲之備於先，爲有要也。太祖甚嘉其言。后細務必親，既貴，猶自主饋。近臣及奏事官朝罷必會食，后每取嘗之，或不旨，必爲太祖言。責光祿卿，至御膳，后必省視。宮人請自重，后曰：事夫親饋食禮也。且上性厲，萬一偶失飪，吾得承之。汝輩堪此耶。一日進羹微寒，帝怒，舉杯擲之，羹汚狼藉。后耳畔微有傷，熱羹重進，顏色自若。帝威福多不測，后順事承

指從容補救。有爲外廷所未稔者。先是有言郭景祥子不孝。嘗持槩趣景祥。帝曰。若此。當誅之。后曰。妾聞景祥止一子。獨子必驕。情也。然亦安至是。且陛下殺一人。而遽絕人之後。非細也。母亦廉而後殺之。廉之果不實。帝曰。微后言。幾誤斬郭氏祀矣。春坊李希賢授諸王經。以管擊王額。帝怒甚。后解之曰。安有使製錦而惡其剪者。夫慎小曲謹。婦寺之愛也。而以責師傅可乎。宋濂坐黨逆將刑。后念其師傅。功急進曰。里塾延一師。尙終身敬衛之。况官家乎。帝曰。此非汝所知也。會后侍上食。舉匕向銅鼎。潛然而却。帝問故。后曰。妾痛宋學士之刑。而爲諸兒服心喪也。帝投箸起。明日赦濂。吳興民沈秀。賞富侔國。曾爲帝犒軍。而築都城三之一。帝忌欲殺之。后諫曰。法所以誅不法也。非以誅不祥。民富侔國。民自不祥爾。夫不祥之民。天災有之。於國法何與焉。乃釋秀。戍雲南。令死囚築都城贖刑。后曰。以役贖死。仁也。然以久戍之囚。而重之。乃役。得毋仍以役死乎。帝爲罷其役。釋之。后慈愛性成。

又持大體。嘗曰。施恩必使遍。然推之有差等也。今京朝官去井里。絮妻子。奔走事上。而俸入有限。勸帝厚日給。別賜諸饗錢。太祖幸太學還。后問生徒幾何。帝曰。數千。后曰。人才衆矣。諸生有廩食。足自贍。然其妻子何所仰給耶。帝遂立紅板倉。積糧賜其家屬。諸生得專心其學業者。后之力也。帝嘗怒宮人。后亦怒。令付宮正司治罪。後帝怒稍解。問后曰。不自責。付宮正。何也。后曰。妾聞賞罰惟公。足以服人。故明主不以喜怒加刑賞。當陛下怒時。恐有畸重。付宮正。則酌之矣。卽陛下論罪人。亦有司者治之耳。帝曰。爾怒何也。后曰。妾之怒。所以解陛下怒也。后素嫻翰墨。及貴益好學。嘗謂帝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奸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帝曰。至哉言也。命女史筆之冊。太祖嘗謂羣臣曰。昔光武受命。嘗回思滹沱麥飯。以勞馮異。唐德長孫后。以其能周旋於隱太子。構隙之間。今皇后同朕起布衣。閱歷憂患。每不憚灼肌體。懷熱食。飼朕。此不止麥飯也。至郭氏猜疑。幾罹叵測。后卒能多方。

彌縫。以脫朕於難。其與長孫之周旋險易。何等語。曰。妻者齊也。又曰。家貧思賢。妻非后德齊。一安有今日。其敢以富貴忘貧賤哉。羣臣呼萬歲。既而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妾願陛下尤不忘羣臣百姓。初。太祖館甥郭氏時。子興子三。與太祖不能。數搆太祖。幽之別室。絕食。后竊懷鑿底飼之。值蒸饌饌熟。后乘熱竊其一。懷之。薄乳傍。乳爲之糜。幸張氏憐后。陰解之時。諸軍四出。多鹵獻。獨太祖無有。子興怒。后密勾張氏宛轉。且以棗脯薦子興。置不問。至是太祖溯念舊情。深感后德。故有是語也。又帝未成帝業時。諸將克元都。俘寶玉。至。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寶歟。帝曰。后意謂得賢爲寶耳。后拜謝曰。誠如陛下言也。十五年八月。后疾。羣臣請禱醫。后曰。生死有命。禱醫何益。且醫一不效。或致戮醫。是重吾過也。帝問有言乎。曰。妾與陛下起布衣。藉陛下神聖。得貴爲母后。足矣。復何言。所願言者。惟陛下求賢人納讜諫而已。是月丙戌。崩。年五十。

一。帝悲悼。九月葬孝陵。臨葬日。大風雨雷電。太祖甚不樂。召僧宗泐至曰。后將就窆。汝其宣。謁。泐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宣已。帝大悅。忽雨霽。遂啓輜。賜泐百金。后崩後。宮人懷思不已。作歌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於萬斯年。泌彼下泉。悠悠蒼天。

宮官制

明初定設六局曰。尙宮。尙儀。尙服。尙食。尙寢。尙功。掌以宮正。總六局之事。凡出納文籍。皆印署之。付內史監牒移於外局。有四司。尙官之屬。有司紀。司言。司簿。司闈。尙儀之屬。有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尙服之屬。有司寶。司儀。司仗。司飾。尙食之屬。有司饌。司醢。司藥。司供。尙寢之屬。有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尙功之屬。有司製。司珍。司綵。司計。洪武二十八年。重定宮官六尙品職。尙宮局尙宮二人。正五品。掌導引中宮。總司記。司言。司簿。司闈。四司之官屬。凡六尙事物出納文籍。皆印署之。司記二

人。正六品。典記二人。正七品。掌記二人。正八品。司記。掌印宮內諸事簿書出入錄目。審而付行。典記。掌記。佐之。女史六人。掌執文書。司言二人。正六品。典言二人。正七品。掌言二人。正八品。司言。掌宣傳奉啓之事。典言。掌言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簿二人。正八品。司簿。掌名籍廩賜之事。典簿。掌簿佐之。女史六人。掌報文書。司闈六人。正六品。典闈六人。正七品。掌闈六人。正八品。司闈。掌宮闈管鑰之事。典闈。掌闈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尙儀局。尙儀二人。正五品。掌禮樂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四司之官屬。司籍二人。正六品。典籍二人。正七品。掌籍二人。正八品。司籍。掌經籍。教授筆札。几案之事。典籍。掌籍佐之。女史十人。掌執文書。司樂二人。正六品。典樂四人。正七品。掌樂四人。正八品。司樂。掌率樂人習樂。陳縣拊擊進退之事。典樂。掌樂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賓二人。正六品。典賓二人。正七品。掌賓二人。正八品。司賓。掌朝見宴會賓賜之事。典賓。掌賞佐之。女史二人。掌執

文書司贊二人。正六品。典贊二人。正七品。掌贊二人。正八品。司贊。掌朝見及宴會贊相之事。典贊。掌贊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彤史二人。正六品。掌后妃羣妾御於君所。書其月日。尙服局。尙服二人。正五品。掌供內服用采章之數。總司寶。司衣。司飾。司仗。四司之官屬。司寶二人。正六品。典寶二人。正七品。掌寶二人。正八品。司寶。掌符契圖籍。典寶。掌寶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衣二人。正六品。典衣二人。正七品。掌衣二人。正八品。司衣。掌衣服首飾。典衣。掌衣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尙食局。尙食二人。正五品。掌供膳羞品齊之數。總司膳。司醞。司藥。司饎之官屬。凡進食先嘗之。司膳四人。正六品。典膳四人。正七品。掌膳四人。正八品。司膳。掌割烹煎和之事。典籍。掌籍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醞二人。正六品。典醞二人。正七品。掌醞二人。正八品。司醞。掌酒醴醕飲之事。典醞。掌醞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藥二人。正六品。典藥二人。正七品。掌藥二人。正八品。司藥。掌醫方藥物之事。典

藥掌藥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尙寢局。尙寢二人。正五品。掌燕寢進御之次序。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四司之官屬。司設二人。正六品。典設二人。正七品。掌設二人。正八品。司設。掌帷帳。裯席。洒埽。張設之事。典設。掌設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輿二人。正八品。典輿二人。正七品。掌輿二人。正八品。司輿。掌輿。贊。繖。扇。羽儀之事。典輿。掌輿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苑二人。正六品。典苑二人。正七品。掌苑二人。正八品。司苑。掌園苑。種植蔬菜之事。典苑。掌苑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燈二人。正六品。典燈二人。正七品。掌燈二人。正八品。司燈。掌燈。燭。膏。火之事。典燈。掌燈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尙功局。尙功二人。正五品。掌女功之程課。總司製司珍。司綵。司計。四司之官屬。司製二人。正六品。典製二人。正七品。掌製二人。正八品。司製。掌司服。裁製縫線之事。典製。掌製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珍二人。正六品。典珍二人。正七品。掌珍二人。正八品。司珍。掌金玉寶貨之事。典珍。掌珍佐之。

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綵二人。正六品。典綵二人。正七品。掌綵二人。正八品。司綵。掌綵物。緙綿。泉之事。典綵。掌綵佐之。女史六人。掌執文書。司計二人。正六品。典計二人。正七品。掌計二人。正八品。司計。掌度支。衣服。飲食。薪炭之事。典計。掌計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宮正司。宮正一人。正五品。掌糾察宮幃。責罰戒令之事。司正二人。正六品。典正四人。正七品。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夫開創之時。宮中府中。設司分職。各有典司。后正位乎內。夫人嬪御。交贊陰教。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法至善矣。其後。宮官罷設。奄寺乃得橫行。王振。汪直。劉瑾。輩。惡已貫盈。至魏忠賢。攬政。昵一客氏。深宮更無爲懿安皇后助者。雖存女秀才。女史。官空名。恆罰提鈴警夜。而宮官。大抵皆爲奄寺之菜戶矣。外而稅礦。內而批紅。監軍。則養寇。賊至則開門。貽禍之烈。一至於此。使女官舊章不廢。禕衣。綵翟。絳紗。貂蟬。雍雍肅肅。何遽稱九千歲於大璫之前乎。

紅牌

洪武三年。命工部造紅牌。鑄戒諭后妃之詞。懸之宮中。申嚴宮闈之禁。皇后之尊。祇治宮中之事。宮門外事。毫不得與。后妃嬪嬙宮中諸費。皆尙宮奏之。發內官監覆奏。方得赴部關領。若尙宮不奏。而輒發官監。內官監不奏。而輒赴部擅領者。皆論死。宮嬪以下。有疾不得入宮。惟問證取藥而已。命婦惟慶節朝見中宮。無事不許入宮。人主亦無見命婦之禮。凡天子及親王后妃宮人等。必選良家子女。以禮聘娶。不拘處所。勿受大臣送進。又命儒臣修女誠。

范孺人

范氏。清江人。桴孫女。早寡。選入禁中。習女史。令說古今賢后事。至竇太后。后曰。黃老者何教。而太后好之。曰。黃老者。清淨無所爲。不必爲仁義。而民孝慈。后曰。孝慈卽仁義也。世有舍仁義爲孝慈者哉。晚年思歸。偶題畫寄意。高后見之。封爲夫人。

遣還鄉。其題老婦騎牛吹笛圖詩云。玉環賜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更多。爭似阿
瓊牛背穩。笛中吹出太平歌。

女秀才

明初識字婦女。得舉女秀才。入尙功局。陳瑞貞。番禺仲裕女也。洪武二十年。選入
宮。分司六尙。陳與焉。萬載縣民敖用敬妻易淵碧。洪武二十六年。舉女秀才。以疾
還鄉。又中都左衛千戶陳泰園妻龍玉英。孀居。亦舉女秀才。

嚴遇內侍

太祖遇內侍綦嚴。微有過失。卽加重譴。並嚴禁中官干預朝政。時有內監以久侍
內庭。從容言及政事。上卽日遣還鄉。終身不齒。

遁尸氏曰。創造難。守成亦不易。在昔專制時代。開國之君。英明神武。其才識
足以燭國政之利弊。而法戒所垂。自不使奸邪讒慝。足以蠱惑人主。迨至嗣

君繼統。國已治矣。民已安矣。國中無事。凡一切奸邪讒慝之人。亦卽乘間而入。以阿諛逢迎。而於是爲之君者。遂不免因宴安而生怠忽焉。而內侍之寵榮。遂爲大患。甚至弄國柄。決朝政。顛倒是非。紛更庶務。百僚爲之側目。萬民爲之動色。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欲期國家之長治久安也難矣。予編明宮秘史。至明太祖嚴禁中官干預朝政。未嘗不嘆開國之君。英明神武。誠足爲子孫謀。萬全無害之策也。何意中官之禍。有明最烈。王振土木之罪。汪直西廠之酷。劉瑾不軌之謀。魏忠賢閹奸之狀。如踵相接。如影相隨。以視當太祖嚴禁之時。抑何變其本而加之厲耶。而吾謂禁中官之預朝政者。太祖也。啓子孫之用中官者。亦太祖也。何者。太祖旣禁之。而何以相隔未久。遽有命鼂慶童之河州勅諭茶馬事乎。是則奉行使事中官之用也。已於太祖啓其漸。已用之而禁人。之用。如授賊以刃。而求其不殺人也。其可得耶。無怪成祖以後。

若李興等之齎勞。鄭和等之行賞。王安等之監軍巡視。自是厥後。而領首備設鎮守。相沿不改。宣德四年。特設文書房。命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則且舉太祖讀書識字之禁。而盡廢之也。以若輩之專朝政。而明社之屋。尙待之於懷宗者。猶天之所以厚待有明也。嗟乎。刀鋸足以殺人。而人之未必死於刀鋸者。以其害顯。而人爲之防也。惟陰陽寒暑之相侵。風雨晦明之相感。而人常因之以致疾者。以其害隱。而人不之察耳。中官之禍。實無異於是。按太祖鐵牌之禁。正史僉有紀載。遁厂有感於明代官侍之禍。故亦編入之。使當時明代諸主。知蜂蠆之有毒。滋蔓之難圖。預杜其始。而善保厥終。則大好江山。何來異族耶噫。

雷震謹身殿

洪武十三年五月四日。雷震謹身殿。太祖親見火光自空中下。雷作欲擊之狀。乃

再拜曰。上帝赦臣。臣赦天下。時身後一小侍年幼。童性未除。見太祖喃喃自語。不禁脫口笑。迺磔殺於市。梟其首三日。

造鈔用秀才心肝

太祖始造鈔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爲之。寤思之不得。高后曰。士子苦心文業。其文課卽心肝也。太祖曰。善。因命太學積課簿。搗而爲之。事涉荒誕。亦可見當時思想錮蔽之一班也。

詩獄

高啓作宮女圖詩云。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啓以是詩得禍。蓋宮中實有是事。啓詩有爲而作。觸太祖怒也。（啓之殺因代蘇州太守魏觀作上梁文。而周內其罪。實原於此。）

皇淑妃

皇淑妃李氏。壽州人。其父傑。當洪武初。以廣武衛指揮北征戰而死。十七年九月。册淑妃。時高皇后服闋不立。進后爲皇淑妃。攝六宮事。后性不愛酒。帝爲造引口醪。每宴飲。特設以供妃。

駙馬府

太祖愛諸公主。欲其便於入內。乃於厚載門外。建十駙馬府。制甚宏麗。服飾器具。悉如意爲之。不禁也。又壽春公主下嫁傅忠。主最爲太祖所鍾愛。內府珍寶。極不易得。盡作下嫁之輸送。論者比之同昌故事焉。

觀海東青

太祖嘗御奉天門外。西鷹坊。觀海東青。遂市數隻而歸。一時海東青之聲價。遽增十倍。獵戶有因以致富者。按海東青。鳥名。色青。爲鷗類中之最俊者。產於遼東。

漿粉錢

孝慈一日。嘗幸太學。憫監生家人之父離其子。兄離其弟。妻離其夫也。爰賜監生家人每月漿粉錢若干。詔吏部給之。後以孝慈崩。諸生不哭臨。詔除之。

製儒服

元時秀才巾服。多與胥吏同。明初亦沿襲之。一日爲孝慈所見。乃更製儒巾藍衫。令帝著之。后極贊美。帝曰。此真儒服也。遂頒行天下。

御膳列豆腐

太祖既定天下。欲子孫知稼穡艱難。每早晚進膳。必列豆腐。示不敢奢也。不知豆腐一品。尙膳官報銷每日若干金。一日上見之。詫曰。豆腐長價耶。

江家讀孝經

江氏名全。閩人。能記誦孝經列女傳。及笄歸鄭琚。洪武癸亥。琚早逝。江守節。癸酉。詔選識字節婦。任用內府。當道薦江。授女府內品。欽賜名曰全。委掌金銀各庫。因

憶男女幼穉。具奏以聞。太祖推恩遣使來閩。挈取家屬。馳驛至京。賜官房與居。免稅課差役。戊寅內官李清送回。壬午文皇帝登極。又使內官秦陪捧帛來宣。助理內政。陞尙寶局正。丁酉江以年老請歸。遣內官尹子良復送回閩。逾二年。己亥卒。年六十有五。

重蠶桑

太祖幸內廷。見宮人遺絲綺些微在地。召諸姬至。計其蠶繅徵稅之費。而責今後有不悛者。斬。時臨海有趙某者。佚其名。卒業太學。爲一中貴。題蠶婦圖云。蠶未成時。葉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於布。爭得王孫見。此圖太祖偶幸中貴宅見之。詰問誰作。中貴以趙某對。卽召除肇慶知府。在郡大有廉聲。

閔農詩

貴妃孫氏參政孫英之妹。嘗與帝登寶雲閣。觀後苑刈稻。帝命宮人取酒來。爲賞

豐飲。令妃誦詩侑酒。妃爲歌李紳閔農詩。帝大悅。賜予有加。

孝慈錄

貴妃孫氏。陳州人。年十八。太祖納焉。卽位册封貴妃。位衆妃上。洪武七年九月薨。年三十有二。賜諡。帝以妃無子。命周王橚行慈母服三年。東宮諸王皆期。勅儒臣作孝慈錄。庶子爲生母服三年。衆子爲庶母期。自妃始。葬褚岡。賜兄瑛田租三百石。歲供祀。後祔葬孝陵。

千秋節儀制

中宮千秋節。命婦朝賀禮儀。與正旦冬至同。但致詞云。茲遇千秋令節。敬詣皇后殿下稱賀。不傳旨朝賀。女樂樂器。戲竹二。簫十四。笙十四。笛十四。頭管十四。箏十。琵琶八。二十絃八。方響六。鼓五。拍板八。杖鼓十二。

漢兵追逐圖

太祖嘗爲漢兵所逐。馬后負之而逃。太子私繪之圖。及后薨。帝慘不樂。愈肆誅虐。太子諫曰。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和氣。帝默然。明日以棘杖遺於地。命太子持。太子難之。帝曰。汝勿能執。使我雕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太子頓首曰。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帝怒。卽以所坐榻投之。太子走。帝追之。太子探懷中所繪圖。遺於地。帝發視之。大慟而止。

繪西瓜

太祖嘗於上元夜微行京師。時俗好爲隱語。相猜以爲戲。乃畫一婦人赤脚懷西瓜。衆譁然。帝就視。因喻其旨。謂淮西婦人好大脚也。甚啣之。明日命軍士大侈居民。空其室。蓋馬后祖貫淮西故也。

四姊妹

宮中有四姊妹。同爲女官。色皆姣麗。一曰蘭英。一曰荷英。一曰菊英。一曰桂英。闔

宮稱爲四美人。太祖以其美慧多才。頗渥遇之。一日菊英棄敝履於地。被新進內侍王雲拾得。雲以其履上所繡花鳥。栩栩若生意。將攜出宮外。誇示於親故里鄰。懷納袖中。珍若珠寶。初未識有千宮禁也。會太祖宴遊內苑。時丹桂盛放。命雲向最高技折取。偶一不慎。遂墜於地。帝大怒。立命杖斃之。

顛仙進藥

二十七年冬。太祖患熱病。危甚。俄有赤脚僧詣闕下。言天眼尊者。乃周顛仙遺進藥。至。帝初不欲見。因思進藥未辨其真僞。合見之。進藥二等。一曰溫涼藥二片。一曰溫涼石一塊。帝服之。病愈。其藥香味若菖蒲丹砂。鮮紅色。沈墜盞內。

安忍傷民財

太祖嘗指宮中隙地。示太子曰。非不可起臺榭。但令內侍種菜。不忍傷民財耳。以故終太祖之世。宮中未嘗多所建築。昔漢文帝欲建露臺。計費中人之產而止。古

今安必其不相及耶。

匣中裝持贈

代王之母。邳人也。先是太祖嘗戰敗而奔投王母家。留之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娠何如。帝乃遺做梳爲質。王母亦以匣中裝贈行。太祖復題詩於壁曰。二之十古之一。左七右七。橫山倒出。得了一。是爲之士之一。皆莫能解。後王母果有娠。及太祖登極。子且長矣。王母攜其子及質物。並錄壁間詩以奏聞。卽命工部創室與居。不令入宮。及代府旣成。遂分封焉。壁間詩。蓋言王吉婦得子爲王隱語也。

閩妃

潭王名粹。爲明祖第八子。實陳友諒遺腹子也。友諒妻閩氏。方懷娠而友諒殂。太祖悅其豔美。納之。閩氏入宮掖。未幾生粹。封潭王。國於長沙。瀕行辭其母。母曰。爾安之。曰。將之國。曰。爾國安在。曰。在潭。曰。孰封爾。曰。封於父。曰。爾父何在。而封爾乎。

粹訝曰。母言何異。寧有說乎。閼氏泣語之曰。明帝爾仇。非爾父。爾父漢王陳友諒也。吾故漢王妃。漢王殂。分宜從死。而尙食息於此者。爲爾故也。爾其毋忘復仇之志。粹飲泣受命去。後入朝。故事諸王來朝者止宮中。粹不自檢。明祖怒。粹歸國。遂舉兵反。明祖遣徐達討之。粹大書銅牌擲城外云。寧見閼王。不見賊王。自知兵力不敵。舉火焚宮。抱其子繞城走。投隍塹下死。明祖深恨閼氏。借言妖宿亂宮。盡殲宮眷。孝慈至脫簪珥待罪。僅免一王元美而已。

成祖非馬后子

成祖非馬后子也。其母嚮氏。蒙古人。以曾爲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成祖容貌酷肖其母。嗜好亦如蒙古人。當時有南人北相之言。其酷忌殘殺之性。論者謂由於種類之殊云。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

朝天女戶

洪武三十一年七月。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端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內錦衣世千百戶有差。鳳等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所謂朝天女戶也。恩施之加。爲前古所未有云。

水燈

洪武五年正月十四日。勅近臣於秦淮河燃水燈萬枚。十五日夜半竣事。詔佞之臣。皆歌功頌德。謂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貫月燭天。歷時良久。其實皆附會邀賞。豈真有其事耶。

●建文時代

淒涼歸不得

正統初。建文帝出滇南。至廣西。一日呼寺僧謂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跣足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儼傷爲我也。衆聞之悚。

然聞於朝。乘傳至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入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提學鄞人黃潤玉嘗見之。言其狀貌魁梧。聲如洪鐘。云帝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或曰。帝頂顛偏頗。高皇后知其必不終。嘗匣髡緇之具。誠之曰。必嬰大難。乃發此以故。遂爲僧去。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嘗題詩壁間云。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着黃屋寄曇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

皇后靖難

建文皇后馬氏。光祿少卿馬全女。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册后爲皇太孫妃。建文改

元立爲后。生二子。文奎。文圭。靖難兵入城。而后崩於火。聞者哀焉。或曰竄於民間。某嫗家。不久病死。

菜根歌

建文帝爲僧。居羅榮寨之白雲菴。作菜根歌曰。菜根青兮。菜色青兮。菜兮菜兮。似余情兮。莖已盡兮。根無着兮。歎復生之無時兮。悔往事之莫追兮。

願終故土

宣德丙午春。建文自江南來歸京師。上書云。吾當時避難后宮。密寶以出。人不知也。祝髮爲僧。幾十秋矣。且皇后尙有密勅在此。可考。今年老八十。只欲還家。死自已土上。他日史官亦知我不自刎也。奏聞。勅老臣往視之。獨一老宦頗識少帝舊容。遂訪問焉。帝視老宦若故宦者。不覺涕泗流溢。乃云。吾於七夕時。賜桃實三枚。與爾。爾匍匐階下。食其一。懷其二。問爾藏之由。爾對曰。臣有老父在家。欲懷此以

獻吾嘉爾孝。復賜五枚。爾頗記憶否。老宦不覺失聲大哭。既而吏部尙書塞義右都御史洪英等聞故君猶在。皆來訪遺事。歷歷述之。始知不死。

東明寺

安溪有東明寺。建文遜跡至此。旭日始旦。故題寺額曰東明。去邑四十里。可潛伏歸國。後寺僧方知爲帝。故今範其遺像。僧服而袞龍。寺有牡丹一本。乃帝手植。花皆千萼。白如銀。至今猶存其種。一株價值千金。

中山第三女

徐妙錦。中山王女。端靜有識。長姊仁壽皇后。次姊代王妃。妹安王妃。仁孝崩。文皇聞其賢。欲聘爲后。妙錦不應。內使女官絡繹至第。宣上意。女官直抵榻下。妙錦不得已。乃徐起曰。吾無婦容。不足備六宮之選。內使歸。妙錦卽削髮爲尼。文皇聞之。竟虛中宮。不復冊立。洪熙改元。乃返初服。宣德初。仁廟張太后自入東宮。時聞其

高潔心加敬慕。乃徵入朝。既叙戚里恩。自稱徐達第三女。肅拜端凝。不失跬步。太后以下。皆尊敬之。隨遣內使護歸。正統中卒。祔葬於鍾山先塋之次。

翠紅

翠紅。惠皇帝宮人也。姓王。臨淮東隅人。年十八入宮。二十得幸。有卓識遠慮。能知燕王有異志。勸帝急翦除之。帝以其離間骨肉斥之。後以見妬投繯卒。時建文三年正月十二日子時也。葬金陵水西門外九里之萬歲岡。

●永樂時代

各進時鮮

奉先殿供薦。二月子鵝。江寧縣辦。三月鮮桃。四月梅子。皆南京園戶辦。七月雪梨。宣城縣辦。九月香橙。南京園戶辦。間亦有自東粵來者。十月柑子橘子。吳縣辦。十一月甘蔗。錢塘仁和縣辦。

射柳戲

永樂中禁中有剪柳之戲。卽射柳也。宮人以鶉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鴿飛出。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於清明端陽。亦有射中鶉鴿而斃者。以爲不祥。則用桃枝拂身以祓除之。

徐氏力辭贈弟爵

成祖皇后徐氏。亦賢后也。其弟增壽。被惠帝所誅。及帝卽位。欲贈以爵。后力言椒房之親。首當防嫌。愼微。帝不聽。竟封之。使其子襲。以告后。后曰。非妾意也。終勿謝。后居宮。恒衣布素。以爲六宮之倡。

王司綵

司綵。掌儲藏緞匹者也。官設於洪武時。王氏家南海河南村。永樂二年。選入宮。命與權妃同輦。辭曰。妾嫠婦也。安敢充下陳哉。帝重之。許歸。氏有文學。能詩。殆宋昭

容之流而節操過之。嘗作宮詞云。瑤花移入大明宮。一樹凝香倚晚風。贏得君王留步。輦玉簫吹徹月明中。

權妃

元制。歲責高麗貢美女。明初相沿未改。故孝陵有碩妃。長陵有權妃。權妃者朝鮮人。永樂七年五月朝鮮貢女。妃隨衆女入。帝見妃白而質復穠粹。問其技。出所攜玉瑄吹之。窈渺多遠音。大悅。驟拔妃出衆女上。逾月冊賢妃。授父永均爲光祿卿。八年十月。妃侍帝北征。凱還而疾。至臨城日。不能復侍矣。遂薨。帝哀悼。親賜祭。諡曰恭獻。朝鮮所貢女。復有任順妃。李昭儀。呂婕妤。崔美人。皆命其父爲京朝官。

血書勸夫降

寧國公主。孝慈皇后所生。下嫁梅殷。殷字伯殷。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也。洪武十一年。尙主爲駙馬都尉。天性恭謹。有謀略。使弓馬。太祖十六女諸駙馬中。尤愛

殷時李文忠以尙主典國學。而殷視山東學政。賜勅褒美。謂殷精通經史。堪爲儒宗。當世皆榮之。帝春秋高。諸王強盛。殷嘗受密命。輔皇太孫。及燕師逼。建文帝命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號令森嚴。燕師破何福軍。執諸將平安等。燕王遂遣使假道於殷。以進香爲名。答曰。進香。皇考有禁。不遵者爲不孝。王大怒。復書言。今興兵誅君側。惡天命有歸。非人所能阻。殷割使者耳鼻。縱之曰。留汝口爲殿下言。君臣大義。王爲氣阻。而鳳陽守徐安亦拆浮橋。絕舟楫。以逼燕。燕兵卒不能渡淮。乃涉河出天長。取道揚州。及燕王卽帝位。殷尙擁兵淮上。帝迫公主齧血爲書投殷。殷得書痛哭。問使者建文帝何在。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吾姑忍俟之。乃還京。帝聞殷至。大喜。迎勞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帝默然。永樂二年。都御史陳瑛奏殷畜養亡命。出入其家者八十餘人。永樂得報。大爲不豫。遂蓄謀害之心矣。

詔徵詩僧

永樂初。詔徵天下詩僧。萬壽寺僧某應詔。隨上元節張燈。時應詔者百餘僧。傳旨以鼇山爲題。僧某云。鑼鼓喧天慶太平。燈山萬仞六鼇擎。雲間一佛開金闕。天上羣仙會玉京。錦樹有花春不老。銀河無浪月長明。聖恩特與民同樂。勅罷金吾不禁更。詩成進覽。太宗見中聯後一句獨稱旨。月餘厚賜遣還。又迎西僧哈立麻至京。封大寶法王。建壇靈谷寺。帝親作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好歌博得月飛來

中秋開宴不見月。帝意不懌。學士解縉占風落梅一闋云。嫦娥面。今夜圓。下簾不令羣臣見。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帝喜爲停杯以待。夜半月果明。帝笑曰。解縉眞才子奪天手也。命宮人滿酌宣勸。極歡而罷。

東苑觀擊球

永樂十一年五月端午。幸東苑。觀擊球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分擊球官爲兩朋。並命羣臣賦詩。王文端公集云。端午憶去年。從幸東苑擊球射柳。賜宴詩。千門晴日散祥烟。東苑宸遊憶去年。玉輦乍移雙闕外。彩球低度百花前。雲開山色浮仙仗。風送鶯聲繞御筵。今日獨醒還北望。何時重咏柏梁篇。

頒行內訓

永樂五年十一月。以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俾教於家。初。后於宮中覽觀載籍。著是書以爲女範。其目曰德性。修身。慎言。謹行。勤勵。警戒。節儉。積善。遷善。崇聖訓。謹賢範。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儀。睦親。慈幼。逮下。待外戚。凡二十篇。名曰內訓。其序云。高皇后教諸子婦禮法。惟謹。吾恭奉儀範。日聆教言。祇敬佩服。不敢有違。肅事今皇帝二十餘年。一遵先志。以行政教。又云。仰惟我高皇后教訓之言。卓越往昔。足以垂法萬世。吾耳熟而心藏之。乃以永樂二年冬。用述高皇后之教。以

廣之。爲內訓二十篇。以教宮壺。書成。皇太子以進。帝覽之。愴然命刊印分賜。又后居高皇后喪。斷酒肉三年。每語及高皇后。輒流涕。成祖問后。高皇后遺言多可誦。願何言最要。后能舉之乎。后一一舉之。無所遺。

觀天臺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作觀天臺於禁中。在子城西偏。一名內靈臺。其承築者。乃一朝鮮人。臺內布置。爲廣東人王承忠。舊官於欽天監者。熟於星象之學。每有水旱兵災。嘗密以告帝。事後一一不爽。帝甚奇之。賞賜調疊。

選娥眉

洪武間詔選識字良家女。及能讀大誥者。杭州以江干蔡氏應詔。入官署爲女官。永樂初。命蔡氏選識字女子於杭州。民間騷動。瞿宗吉有詩云。已喜玉關歸馬足。更妝金屋貯蛾眉。又云。臨別親鄰莫惆悵。從來生女作門楣。後得其甥女張氏。應

詔亦爲女官云。

梳妝樓

皇城北京中有廣寒殿。瓦巋已壞。椽角猶存。相傳爲遼后梳妝樓。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毀以垂鑒戒。至萬曆七年五月。忽傾圮。梁上有金錢百二十文。其文曰。至元通寶。按至元乃元世祖紀年。則殿勦於元世祖時矣。

剔紅填漆大明年

永樂年製漆器。以金銀木爲胎。有剔紅填漆二種。剔紅合有蔗段蒸餅。河西三種。兩撞等式。蔗段人物爲上。蒸餅花草爲次。又有圓方八角。繚環四角。牡丹瓣等式。匣有長方二撞三撞四式。其法朱漆三十六次。鏤以細錦。底漆黑光。針刺大明永樂年製。較元時張成楊茂劍環香草之式。似爲過之。填漆刻成花鳥。填漆稠漆。磨平如畫。久而愈新。其合製貴小深者。五色靈芝。邊淺者。回文戩金。邊價數倍於剔。

紅二種。皆廠製也。

摺扇

中國古無摺扇。嘗見王秋澗記。元初東西夷使者持聚頭扇。當時譏笑之。永樂初始有摺扇。特僕隸下人所持。以便事人耳。及永樂中。因朝鮮進摺扇。帝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以供賜予。天下始通用之。而團扇革矣。又明人尙金扇。卽上方賜予。亦皆金面。

●洪熙時代

御製詩

仁宗御製詩集。池亭納涼。夏日多炎熱。臨池憩午涼。雨滋槐葉翠。風過藕花香。舞燕來青瑣。流鶯出建章。援琴彈雅操。民物樂時康。又咏九月海棠云。烟抹霜林秋欲褪。吹破胭脂。猶覺西風嫩。

宏文館講經

仁宗卽位。建宏文館於思善門外。駕常臨幸。講論經史不倦。侍講之臣。夏日則賜以水果諸鮮。冬日則賜以貂狐等物。每日朕與諸卿講論。覺得津津有味。若一入宮後。對內侍宮人。便覺索然。不知卿等厭棄朕否。

譚順妃

譚妃。湘潭先澤鄉人。父福。永樂十六年。由知縣擢浙江道御史。二十一年。被選爲洪熙帝妃。元年。帝崩。妃自縊。宣宗勅封昭容恭禧順妃。妃生時。有人以並蒂蓮花送諸其家。故小名曰蓮。

●宣德時代

廣置書籍

宣德八年四月。帝謂楊士奇楊榮曰。朕於宮中所在。皆置書籍楮筆。今修葺廣寒

清暑二殿及瓊華島。欲於各處皆置書籍。卿二人可於館閣中擇能書者。取五經四書及說苑之類。每書錄數本。分貯其中。以備觀覽。

猗蘭操

宣宗御製詩集。猗蘭操序云。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國中。見蘭之茂與衆草伍。自傷不逢時而托爲此操。余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擬作焉。蘭生中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與衆草爲伍。嗚呼賢人兮。汝其予輔。又思賢詩序云。予嗣守祖宗大位。夙夜兢惕。思惟致治之道。必有賢臣相與贊輔。雖屢詔求賢。然恭默之思未已。乃作詩以著予志。

遷民居

初遷大內東華門之外。逼近民居。喧囂之聲。至徹禁籞。至宣德七年。始加恢擴。移東華門於河之東。遷民居於灰廠西之隙地。宣宗嘗謂內侍曰。前則患其喧譁。今

又患其寂靜矣。

竹籬茅舍饒逸趣

宣德中東苑有草舍一區。乃致齋之所。梁棟闌楯皆以杉木爲之。少西有路紆迴入荆扉。則有河石磬之。河南有小橋。覆以草亭。枕橋而渡。其下游魚物躍。中爲小殿。以爲彈琴讀書之所。四圍編竹籬。籬下種蔬茹匏瓜。嘗命夏吉士楊士奇觀之。

宣宗御筆

宣宗工繪事。點染工細。嘗畫黑猿攀檻懸臂取果。姿態極生動。卽布地菱藕諸果。亦非孫漢陽輩所及。有寫生小幅。立石上有菖蒲數葉。石下平地有金朮連索。鎖一小鼠。方瞰荔枝。款楷書宣德六年御筆。賜太監吳誠中。鈐武英殿賞。又宛平相國王公家一小畫。山溪紅樹間。一人騎款段馬。一人執宮扇隨其後。人馬不及寸。而意態生動。前有乾卦小圓扇。後有御筆小印。其他尙有黑兔圖。與松雲荷雀圖。

亦係宣皇帝御筆。黑兔圖以淡墨微圍其旁。似碧空滿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居中間。松雲荷雀圖。宣德二年五月御筆。賜趙王。蓋皇帝尊親之寶。後幅作蓮房。小鳥如生。湖石水草。俱得真趣。

羊腦箋

羊腦箋。以宣德磁青帄爲之。以羊腦和頂煙墨。窖藏久之。取以塗帄。研光成箋。黑如漆。明如鏡。始自明宣德年製。以寫金。歷久不壞。蟲不能蝕。至今山西楊氏。猶積藏此帄數千張。每張價值百金以上。甚寶貴之。

宣帄

宣帄至薄能堅。至厚能膩。有貢箋。有棉料邊。有宣德五年造。素馨帄印。又有白箋。菊花箋。紅牡丹箋。灑金箋。五色粉箋。金花五色箋。五色大簾紙。磁青紙。以陳清款爲第一。有造自廠中者。亦有不造自廠中者。

移植紅芍藥

大內有紅芍藥一本。仁宗爲太子監國時。遇花開。嘗設宴與宣宗賞之。後宣宗嗣位。移植京師禁中。歷宣德正統兩朝。無歲不花。繁郁無比。至天啓時。大奄柄政。花忽自萎。論者謂明亡之兆云。

賜銀記

宣德七年。賜御用太監王瑾銀記四。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迹雙清。又司禮太監金英范弘等。亦各有銀記之賜。面上鑄有梅蘭竹菊等花。刻鏤甚精。而鈐以御寶。亦特典也。

獻元宵燈

宣德元年。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使人逗留於京者數月。或進讒於宣宗。曰。漢府此遣來者。皆窺瞰朝廷隱事耳。帝曰。吾惟推誠以待之。伊豈無心肝而忍以圖

我乎。厚待使者。復書報謝。賞賜禮物優重。漢王爲之稍戢。

親掖鳳輿

宣德三年。帝奉皇太后遊西苑。親掖太后輿。上萬歲山。奉觴上壽。太后悅。酌酒飲帝。且曰。今天下無事。吾母子得同此樂。皆天與祖宗所賜也。天下百姓。皆天與祖宗之赤子。爲人君。但保安百姓。使不至於飢寒。則吾母子斯樂可永遠矣。帝稽首謝。

尙知農家味

宣宗時。海內太平。帝入奉起居。出侍遊晏。四方貢獻。雖瓜果微物。亦必先上皇太后。然後賞食。兩宮慈孝聞天下。宣德五年二月。謁長陵。獻陵。帝親囊鍵。騎導至河橋。下騎扶輦行。既過復騎。畿民觀者夾道旁。皆感悅呼萬歲。時陵園父老適迎至。太后顧帝曰。百姓以君能安民。故不憚遠赴。趨承踴躍。爭欲得一望顏色。倘無以

安之。恐天下之望君者止是矣。帝拜謝。乃還。帝奉太后過農家。召婦女問生業。安否。婦女應對俚樸。如家人然。太后喜。賜鈔幣飲食。時有以野蔬村酒獻者。太后嘗訖。復賜帝曰。此農家味。不可不知也。

賜著織金衣

宣德八年三月。黃淮辭歸。帝宴餞之於西苑太液池。製詩送之。仍賜織金衣一襲。且曰。卿輔朕有年。朝夕宣勞。殫竭忠誠。始終一節。君臣同心同德。亦古今所希有。今遽棄朕而歸。無以表朕待卿之心。因賜此衣。他日服此。如見朕面。淮不覺感激泣下。

宣召詞臣同遊西苑

宣德三年七月。召尙書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同遊西苑。夾道皆嘉樹。前至一殿。金碧焜耀。其後瑤臺玉砌。奇石森聳。環植花卉。引泉爲方池。池上玉龍盈丈。噴

水下注。殿後亦有石龍吐水相應。帝御殿中。語義等曰。此旁有草舍一區。乃朕致齋之所。盍往觀乎。觀畢。帝臨河命網得魚數尾。命中官具酒饌賜魚羹。既而召至前。賜以金帛條環玉鈎等物。又賜宴於東廡。被旨命各盡醉而歸。

長安宮

宣宗廢后胡氏。名善庠。濟寧人。父榮生七女。洪武初。名善圍以才色給事掖庭。充尙宮。永樂十五年。詔宣皇太孫妃。司天奏星氣見奎婁。當在濟河間求之。榮以第三女進。則后也。按之合法相。遂册皇太孫妃。先是鄒平孫忠者。由太學生擢永城主簿。生一女。姣皙而慧。仁宗張皇后。永城人也。其母彭城伯夫人。曾見孫氏女於主簿舍。奇之。會永樂八年。太宗謂皇太孫當擇配。彭城夫人稱孫氏女賢。太宗取孫氏女入宮。甫十歲。卽令張皇后育之。已七年矣。至是詔選妃。以司天奏。故竟立胡氏。而以孫氏爲之嬪。彭城夫人每爲張皇后唧唧。而張皇后賢不言也。宣德改

元尊張皇后爲皇太后。冊胡氏爲皇后。孫氏爲貴妃。故事。冊皇后用金寶金冊。皇貴妃金寶無冊。時宣宗意亦稍稍向孫氏。特爲孫氏請寶於太后。勅尙寶製金寶。如后賜孫氏。旣而帝頗事遊幸。后數規諷。帝稍厭后。適后疾無子。而貴妃宮人有身者。貴妃隱之爲己有。二年十一月。宮中傳言貴妃生皇第一子。帝遂召張輔。蹇義。楊榮。夏原吉。楊士奇入諭之曰。朕有一大事。與卿等議。固出不得已。然亦決矣。朕三十無子。而中宮屢身不得育。頃且病。日者言中宮祿命必無子。今貴妃幸有子。當立爲嗣。夫母以子貴。禮也。特何以處中宮。輔等皆不答。帝乃舉后過一二。顧榮。榮進曰。是可廢也。帝曰。廢后有故事耶。義曰。宋仁宗廢郭后爲仙妃是也。時輔與原吉士奇默然無言。帝特問士奇。士奇曰。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也。寧有爲人子而議廢母者。榮曰。上命也。士奇曰。正惟上命。勿輕出耳。輔與原吉是士奇。且曰。此大事。非詳議不可。帝曰。不貽外議乎。士奇曰。宋仁宗廢后。孔道輔。范仲淹極言。

其非。因率臺臣十數人入諫見黜。夫廷臣非之。至今史冊猶譏之。誰謂無議哉。既退。榮謂原吉曰。上志久矣。恐非臣下所能止者。原吉曰。然廢之不可也。士奇曰。卽上舉中宮過。亦何一當廢者。而輕言若是。明日帝召士奇榮至西角門。問曰。昨議云何。榮出懷中紙條。后當廢事以進。帝覽未及竟。艱然曰。渠曷有此。願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常之事。非國體福。宋仁宗廢后而後復悔之。願陛下詳慎。帝不懌。罷他日。又詔問五人。輔原吉對如前。士奇曰。皇太后神聖。豈無旨者。帝曰。與卿等議。卽太后旨也。是日議未決。最後乃獨召士奇於文華殿。屏左右。諭曰。朕旬卿。必欲卿處之如何。士奇曰。此非臣所能處也。帝曰。雖然以旬卿。如是者三。士奇俯久之。仰而曰。中宮與貴妃無嫌乎。曰無之。頃中宮病逾月。而貴妃日過視。且倍殷也。士奇曰。若然。曷若乘中宮有疾。而陛下導之使辭讓焉。帝曰。善。數日復召士奇曰。如卿言。中宮果辭讓。雖太后不許。貴妃亦不受。然中宮意決矣。

士奇曰。若此。願陛下待兩宮均等。無厚薄終始之嫌。昔仁宗廢郭后而恩意彌篤。可法也。帝曰。朕不食言。明日以諭義等。僉曰。善。帝乃勅禮部。皇后自罹多病。不能承饋祀。重以無子。懷謙退。上表請間。朕念伉儷重。屢拒不納。而后懇再三。不得已。已從所請矣。夫因其謙德而遂尊之禮也。其稱號服食侍從。悉仍舊。乃更立孫氏爲后。而后竟廢。后乃退居長安宮。后性本恬。不喜事華飾。至是奉黃老爲仙姑。張太后甚憐之。特召入居清寧宮。凡內廷朝會宴享。必命后居。孫后上。孫后常怏怏。

鬪蛩歌

半間堂鬪蟋蟀。始於宋賈似道。而宋由此亡。宣宗亦最嫺此戲。密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个。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而衛中武弁。尙有以捕蟋蟀比首虜。得世職者。甚矣夫。名爵之濫。其不亡也幸矣。

青花脂粉箱

時宮中有青花脂粉箱。磁質。花文曼體。而覆承兩窪。子母隔膜。周通間以小竇。而竇唇掩的。啓之窈然。相傳爲暹羅國所貢。靈巧無匹。中國工匠見之。咸知難而退。共有十隻。孫后用其二。餘均以賜宮嬪。隆慶時。有富人得其一。蓋從宮中盜出者。

郭國嬪

郭嬪名愛。字善理。鳳陽人。穎悟警敏。賢而能文。宣宗聞其名。納爲嬪。入宮二旬而卒。嬪自知死期。書楚聲以自哀。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慚乎予之孝也。心傍徨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噫。才質易得。福壽難全。其信然歟。

宮扇

宮中用摺扇。合竹骨二十餘。粘以藍紗。撒大片箔金。而以木柄承之。可收可放。自司禮掌印至管事牌子。皆得於夏月取用。宣宗有御製六字詩。湘浦煙霞交翠剡。

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煩。暑招回天上清涼，卽賦此物。

香爐

古銅以褐色爲上。宣宗喜做褐色。故宣銅此色爲多。宣銅小者如百摺彝爐。乳鑪。雨雪點金片貼鑄戟耳。彝鑪石榴足者更佳。橐盤滲金。雙螭箸架。香合匙瓶。蟠螭鑪。紙種種皆精。大如鼎鑪。角端獸鑪。方耳壺。精美可玩。其底識文用匾方印。陽鑄大明宣德年製。印地光滑。蠟色可愛。蓋宣鑪多用蠟茶滲金。二色蠟茶以水銀浸擦入內薰洗爲之。滲金以金鍊爲泥。數四塗抹。火炙成赤。所費不貲也。

題黃司寶歸南海圖

女官黃維德。南海人。洪武二十年選入宮。命爲司寶。初名阿妹。永樂初改維德。名信任頗隆。宣德七年乞骸骨歸。太后命圖。及爲詩賜之。云。昔時黑髮今如霜。歲月悠悠老將至。又云。嶺海迢迢千萬里。潞河官櫂春風裏。賜衣宮錦生光輝。親戚相

迎人總喜。喜爾富貴歸故鄉。我心念爾恆不忘。彩筆題詩意難盡。目極天南去雁翔。

揭幽風圖於殿壁

宣宗一日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於內庫書畫中。乃賦詩一章。命侍臣書於圖右。而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時也。因咏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句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也。

●正統時代宮闈史

京兆進春牛

正統中。每歲立春。順天府別造春牛。春花進御前。及仁壽宮中宮。凡三座。每座用金銀珠翠等物。費錢九萬餘。景皇即位。以明年春日。當復增三座。宛平坊民相率陳懇。乞買時花充用。從之。弇州山人咏進春牛云。傳宣京兆進春牛。百戲魚龍曼

衍游。雜沓香車。看不見。好登遼后梳妝樓。由此觀之。當時熱鬧。可見一斑。

納后儀制

正統七年。定皇帝納后之儀。發冊奉迎。制詞云。茲冊某官某女爲皇后。命卿等持節奉冊寶行奉迎禮。正副使詣皇后第。司禮監官嚴整鹵簿。復以奉迎禮入達於女官。女官奏請皇后冠服出閣。女樂前導。宮人擎執擁護。自東階下立香案前。內執事贊四拜畢。請皇后升堂。南向立。主婚者進立於皇后之東。西向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畢。退立於西階東向。母進。立於皇后之西。東向施矜結。悅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畢。退立於西階東向。執事奏請乘輿。皇后降階升輿。侍從如儀。內執事導從出門。奉迎儀仗大樂前行。綵輿次行。正副使隨行。司禮監官擁導。皇后鹵簿冊寶綵輿行。宮人乘轎。內宮內使衛護。從大明門中門入。文武百宮具朝服於承天門外。東西向立。班迎候。輿入承天門退。皇后輿輅至午門外。鳴鐘鼓。鹵簿止。

正副使以節授司禮監官。先入復命。捧冊寶官捧冊寶。傘扇儀仗女樂前導。宮人擁護皇后輿。由奉天門進內庭幕次。捧冊寶監官以冊寶授女官。皇后出輿。由西階進。帝由東階降迎於庭。揖皇后入內殿。內侍請帝詣更服處。具袞冕。女官請皇后詣更服處。更禮服。帝同皇后詣奉先殿行禮。祭畢還宮合盃。是日內官先於正宮殿內。設帝座於東。皇后座於西。相向置酒案。於正中稍南。置四金爵兩盃於案上。候謁奉先殿還。內侍女官請帝與皇后各就更服處。帝服皮弁服。陞內殿。皇后更衣從陞。贊請陞座。執事者舉饌案於帝與皇后前。女官司尊者取金爵酌酒以進。飲訖。女官進饌。舉饌訖。女官再取金爵酌酒以進。飲訖。進饌。舉饌畢。女官以盃餞酌酒合和以進。飲訖。又進饌。舉饌畢。內侍奏禮畢。帝同皇后輿。內侍女官執事。奏請帝與后就更服處。易常服。皇帝從者。餽皇后饌。皇后從者。餽皇帝饌。

更選女官

天順二年，帝令鎮守浙江太監盧永曰：宮中原設六尙女官，以紀內事，須識字，婦人充任。近年多放還家，及老疾不任事者，缺人任用。勅至，卽密選良家女子，年十五以上，無夫婦人，四十以下，能讀書寫字，竝諳曉算法，四五十人，籍記待明春，選人同爾會選，令其親屬送來。觀此勅，則禁中須女官甚急。因當時宮掖充滿，均係北產，不諳文理，故命江南選擇，不獨取其美麗，亦以慧黠堪給事左右也。

高皇牌

太皇太后御便殿，女官佩刀劍值侍，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帝東立，近榻。太后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事必與之計。帝受命，旣宣，王振至，俯伏。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女官抽刃加振頸，帝跪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此輩誤人國多矣，帝烏知之。旣而曰：且以帝及諸公姑寬汝，勿再也。由是振終太后世，不敢預大政。先是太祖置鐵牌高三尺，上鑄內官不得干

預朝政八字。在宮門內。至是振私去之。且多不法事。太后怒。故欲斬之。設當時無榮輔輩之乞救。振其飲白刃矣。

功德寺

北京功德寺。後宮設像。工而麗。正統時。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時英宗尙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旣成。請英宗進言於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至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金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其時名臣尙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也。

奪門功

宣宗繼后孫氏。英宗卽位。上尊號曰皇太后。車駕北狩。后用于謙策。斥議遷者。而命郕王入監闕。社稷遂安。郕王卽位。尊后曰上聖皇太后。時英宗在迤北。后嘗寄

禦寒衣裘。手自縫織。及居南內。后時遣使問候。遺珍饌。且數自入視。會守者王誠舒良密謀。伺后入。當白景皇帝。留后南內。后聞。始不往。既而石亨曹吉祥等謀奪門。密白后。后許之。英宗復辟。上徽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

當年失遇卿

奪門兵士薄南宮門鐵錮。牢密扣不應。徐公有貞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以擊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合兵。毀墉。墉壞。門啓。入見太上。合稱陛下登位。太上疑公疾呼。兵士舉。兵士驚。顛不能舉。公自挽以進。掖帝登。公又自挽之。帝顧問公。卿爲誰。公對曰。都御史徐有貞。帝命公前導。密邇屬車。既升奉天殿。公猶在車前未退。武士擊公一椎。帝叱止。黼座在殿隅。公往推之。帝升座。天寢明。帝又顧公曰。此事卿爲之耶。朕失遇卿矣。

光祿吏

英宗在南城。一日飢甚。索酒食。光祿官不與。濬縣人張澤以吏辦事光祿寺。曰。晉懷愍宋徽。欽天所棄也。帝北狩而返。天有意乎。若復立而誅無禮。光祿其首矣。乃潛以酒食進。英宗識之。後復位。官光祿官皆得罪。卽日拜澤爲光祿卿。

小南城

南內在禁城外之巽隅。亦有首門二門。以及兩掖門。卽景泰時錮英宗處。所稱小南城是也。室宇湫隘。侍衛寂寥。卽膳羞從竇入。亦不時具。并紙筆不多給。慮其與外人通謀議也。錢后日以針繡出賣。或母家徽有所進。以供玉食。故復辟待錢氏甚厚。至兩幸其第。或云今所傳三官經。爲英廟無聊時所作。

玉玲瓏

英宗旣復辟。嘗入內帑檢故物。問太監劉桓曰。記有玉玲瓏繫腰。今何在。桓言景帝曾取去。當在汪后所。帝遣使再三索。皆對以無有。左右勸出還。后不肯。旣而曰。

景帝雖廢。亦嘗爲天子七年。一腰繫何不可消受。乃迫取耶。且景之天下。尙歸之上。何有此數片玉。當帝索時。吾實怒而投之。并矣。後有言。后出攜甚多者。英宗命檢取。得銀二十萬。他物稱是。

吳官童

吳官童。譯使也。英宗蒙塵。也先以車載其妹爲英宗配。問於官童。童曰。焉有萬乘君而爲胡壻耶。却之。則拂其情。乃給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曰。留俟他日。爲爾妹從嫁。當并以爲嬪御也。先益加敬。英宗復辟二年。有哈哈者來朝。英宗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耶。曩時許以妹併從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某年來。被石彪殺其從而納其妹矣。

驗繡囊

沙狐狸以衛士侍帝。嘗以御膳乏告也。先與六羊。沙裂其衣。聯革爲長條二。各繫三羊。擔着兩肩而行。既至。復出數里外。取水取薪。每往返。必叩頭復命也。先異之。駕旋不及隨。留彼中爲頭目。納婦生子。爲富貴大族。時至朵顏三衛市馬。弘治初。又來訪得其子。密約來歸。聞於朝。及期果至。驅其一家南還。恐其詐。命所司詳驗。沙出一繡囊。先帝所賜。曰此周娘娘手製也。太皇太后覽之曰。此真老爺爺物也。乃官以千戶。賜宅一區。

裕陵圖

英宗錢皇后。正統八年四月册立。十四年帝北狩。后盡出中宮。贊仗變之。佐迎駕費。每夜禱告天。罷。卽臥地。壞一股。復以久泣傷目。帝復辟。太監蔣冕白皇太后。謂后無子。周貴妃有子。請立爲后。帝怒立斥之。先是太后陰以帝爲子無敢言者。（事跡詳上第五章）至是太后崩。后具言狀。且爲胡廢后白所枉。帝始悟。會后弟

欽鍾殉土木難。帝欲封其子雄。而后辭甚至。帝益重后。彌留時。遺命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朕同葬。大學士李賢書冊藏閣中。憲宗立。上兩宮尊號。周貴妃倚子貴。故不欲與后齒。曰豈有皇帝非其子而稱太后者。倡言錢后無子。損肢體。久病。當視胡廢后故事。獨尊上生母爲太后。使太監夏時集外廷議。大學士彭時李賢交爭之。且曰胡太后以讓位故遲於上尊。今太后名位在。未嘗讓也。夏時曰。卽讓何不可。時曰。胡皇后讓位。宣宗在也。今先帝已太行。臣子誰敢爲太后讓者。夏時厲聲曰。公等敢二耶。二卽罪矣。彭時仰天立語曰。兩宮同尊。皇上之孝也。臣子所不敢不爭者。正爲皇上全孝德耳。錢太后已無子。又誰利耶。有太祖太宗之遺法在。又誰二耶。夏時入請命良久。出令草並尊詔。時與賢議。特加正宮二字以別之。乃上后曰慈懿皇太后。而上周后曰皇太后。當是時。上方營裕陵。時與賢復疏營三壙以俟。而上不之許。成化四年。太后崩。復集廷臣議葬事。彭時首言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祔廟故制也。有何議。夏時曰。所議者。謂慈懿無子。損肢體。必難以入山陵耳。彭時曰。慈懿母儀三十年。當先皇帝在時。未嘗以損肢體無子違寢御也。夫先皇帝不異室。而爲臣子者。反謂其難同穴。吾未敢聞。況先皇帝遺命在耶。他日上御文華殿。召閣臣至。問慈懿禮如何。彭時仍以合葬對。上曰。朕豈不知。但與皇太后有礙耳。時曰。皇上以孝事兩宮。禮之所合。孝之所歸也。何礙。時商輅劉定之等皆言之。且曰。孝從義。不從命。上曰。不從命。尙孝耶。彭時曰。合葬亦先帝命也。臣惟陛下從先帝合葬之命。而後虛其右壙。以曲從太后之命。庶孝兩全耳。夏時曰。前議三壙已不行。今可再乎。彭時曰。慮今有爭。前所以議也。前旣不行。今所以爭也。上不能難。彭時出。明日復上疏。謂大行皇太后祔位中宮。陛下旣尊之爲慈懿皇太后。在先帝伉儷之情。與陛下母子之義。俱炳然矣。今復以祔葬之禮。反多異議。是必以皇太后千秋之後。當與先帝並尊。陵廟惟恐二后同配。非本朝制耳。夫有

！二太后自今日始。則並祔陵廟。亦當自今日始。且前代一帝二后。其並配祔者。未易悉數。卽如漢文帝尊薄太后。雖呂后得罪宗社。尙得與長陵同葬。宋仁宗尊李宸妃。雖章獻劉后無子。猶得與眞宗同祭太廟。何則。並尊不相格也。今陛下純孝遠邁前代。而祔葬一節。反出漢文宋仁下。臣未之信。且慈懿旣祔。則皇太后千秋之後。正足驗兩宮雍穆。在生前旣共所尊。而身後更同其享。此後禩觀型所由起也。疏入。再下議。吏部尙書李秉禮。部尙書姚夔。臣九十九人。皆議如時言。且曰。萬一大行皇太后與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不合葬同祔。安保後來無議改者。上曰。卿等言是也。但朕屢請。皆未得。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卿等爲朕圖之。明日詹事柯潛給事魏元等疏上。又明日尙書姚夔等合疏上。皆執議如初。內旨猶傳別擇葬地。夔等乃率百官跪文華門候旨。自己至申。上諭羣臣退。衆叩首曰。不得旨不退。於是商輅劉定之等皆入內勸上降旨。如羣臣議。羣臣齊聲呼萬歲退。七月丙

子上尊諡曰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九月庚申祔裕陵。然猶異隧去英宗元堂約數丈。中窒之而虛右壙待周太后。則隧道通焉。且又不得與奉先殿配祭。弘治十七年。周太后崩。孝宗問劉健。李東陽謝遷出裕陵圖指示曰。此有二隧。然是隧中通。是隧則否。此當日中官爲之外廷未曉也。朕見成化間。有彭時姚夔等疏。歎先朝大臣爲國如此。而猶餘遺恨爾。健遷等乃極言當時委曲。先帝不得已之意。上曰。當時先帝亦惑於形家言耳。司天謂上千陵堂。恐漏風氣。故因循聽之。朕今欲爲之一決。因以指畫紙曰。皇堂窒。天地閉。皇堂一通。風氣流行。朕意既定。可無慮。此健等力贊之。他日御便殿。問健等曰。太后祔廟禮如何。健等言。祔二后。自唐人始也。祔三后。自宋人始也。漢以前。一帝一后而已。曩者定議合祔配享。以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如唐宋故事。臣等以是不敢復請。上曰。二后已非。况三后乎。遷曰。彼三后者。謂一繼立。一生母也。上曰。凡事須師古。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豈敢忘顧私情耳。祖宗舊制。一帝一后。今設並祔。則改壞祖制。自朕始矣。不可。且卿輩尙不知奉先殿祭也。皇祖特座。一飯一匙而已。夫孝穆皇太后生朕。朕且設奉慈別祀之。今仁壽宮前殿寬。朕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皇太后於旁。歲時享祀。如太廟禮。何如。東陽對曰。陛下言是也。上曰。雖然。此大事。須卿等確議。時吳寬以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立議曰。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也。漢唐亦然。自宋始祔祭。其禮已謬。然猶是諸帝王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所追尊者。惟李宸妃歿。仁宗悲慟。乃爲追祔。雖至情。然實非禮。不足法。上覽議大喜。翼日出奉先殿圖示羣臣。指仁壽宮前可廟處。曰。廟成。并遷孝穆太后於此。皆對曰。善。再問再對。遂命爲廟。名孝肅太皇太后殿。在仁壽宮前。奉先殿西。其制中奉孝肅。左奉孝穆。中外稱合禮。頃之。欽天監奏通陵事。歲向不利。內官監亦言英廟寢傍。難以輕動。竟不行。上意終不已。就陵殿移英廟。

神座居中。孝莊居左。孝肅居右。

止殉葬

太祖建文。仁宣宗皆用人殉葬。英宗臨崩。召憲宗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且於古不合。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爲之。並令太監牛玉執筆書之。遂爲定制。亦可見英宗之盛德矣。

西苑

天順四年九月。新作西苑。殿亭軒館成。苑中舊有太液池。池上有蓬萊山。山巔有廣寒殿。金所築也。西南有小山。亦建殿於其上。規制尤巧。元所築也。帝命卽太液池東西。作行殿三池。東向西者曰凝和池。西向東對蓬萊山者曰迎翠池。西南向以草繕之。而飾以堊。曰太素。其門各如殿名。有亭六。曰飛香。擁翠。澄波。歲寒。會景。映暉。軒一曰遠趣。館一曰保和。工成。嘗臨幸。召文武大臣從游。歡賞竟日。韓襄毅

集有賜遊西苑記。天順三年四月六日。賜公卿大臣以次遊西苑。遂由西華門而西。入西苑門。卽太液池之東南岸也。乃折北循南岸而行。至椒園。園內行殿。在叢樹中。殿之北有釣魚臺。南有金魚池。又北行至園殿。觀燈之所也。歷階而登。殿之基與睥睨平。古松數株。其高參天。其西以舟作浮橋。橫亘池面。北則萬歲山在焉。北度石橋。登山。山在池中。磊石爲之。山之麓以石爲門。門內稍高。有小殿。琴臺。碁局。石牀。翠屏。分布森列。峯有最奇者。名翠雲。上刻御製詩。琴臺上橫郭公碑。擊之。經經有聲。沿西北去。有虎洞。呂公洞。仙人菴。又有延和。有瀛洲。有金露。皆殿名。瀛洲之西。湯池之後。有萬丈井。深不可測。由金露折而東上。絕頂則廣寒殿也。下至玉虹。又下而南。至方壺。至介福。皆與延和諸殿相對峙。而方壺瀛洲。則左右廣寒而奇特者也。又下至山之東麓。過石橋。復折北。循岸數百步。至九間殿。門外繫五六小舟。稍北有船房。苦龍船其中。又北行數里。至北閘上。橫小亭。釣竿數十線。

餌具備。垂之清流。沿池北岸而西。復折而南。有蓄水禽之所二。相去數里。編竹如窗。下通活水。啓扉以觀。鳥皆翔鳴。又南至浮橋。西園殿對岸也。復出而南。至小教場。觀勇士習御焉。又西南至小山。名賽蓬萊。入門。有殿。殿前一大池。中通石橋。東西二小閣立水中。橋南有娑羅樹。殿後復有三殿。其階益上益高。至頂則與萬歲山相望。下至第三殿之前。蓄水作機。瞰其下有水簾洞。洞之中作金龍。口中噴水。水從前殿基下。陰渠之內。過至於殿前。鑿石爲曲渠。復作龍頭於其西。水至出龍口。旋繞而東。可以流觴。坐久之。太監摘新杏分啗諸人。人各摘奇花插於鬢。乃循故道出。東南行至小石橋。橋上有亭。過而上崇波。爲南台。台有行殿。殿之南門外。臨流作小軒。少頃。太監邀入殿之東廡。赴所賜宴。酒旣芳冽。杯復連引。遂大醉。折北出西苑門。已晡時矣。古穰集賜遊西苑記。天順己卯。首夏。月。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尙書王翱。數人。遊西苑。入苑門。太液池。蒲葦芰荷。翠潔可愛。循池東岸北行。

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園殿。金碧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玩芳。又北行至園城。自西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中有園殿曰承光。北望山峯。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爲峯。以次對峙。四圍皆石磴。折而上。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高插層霄之上。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峯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下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良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牆。西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殿後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間。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峯。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烟靄雲濤。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

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有巖橫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水聲冷冷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爲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爲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四面簾櫺。欄檻之外。奇峯回互。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前石橋極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台。台外古木叢高。鳥鳴上下。至於南台。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

南城

初英宗在南內。悅其幽靜。旣復位。數幸焉。因增置殿宇。其正殿曰龍德。左右曰崇仁。曰廣智。其門南曰丹鳳。東曰蒼龍。正殿之後。鑿石爲橋。橋南北。表以牌樓。曰飛虹。曰戴鼈。左右有亭。曰天光。曰雲影。其後疊石爲山。曰秀巖。山上平。中爲園。殿曰乾運。其東西有亭。曰凌雲。曰御風。其後殿曰永明。門曰佳麗。又其後爲園。殿一引水環之。曰環碧。其門曰靜芳。曰瑞光。別有館曰嘉樂。曰昭融。有閣跨河。曰澄暉。皆

極華麗。天順三年十一月工成。雜植四方所貢奇花異木於其中。每春暖花開。命
中貴陪內閣儒臣賞宴。又有佛堂以供香火。三時鐘磬。宛如梵宮。

不識牛馬之皇子

建文帝之少子名文奎。當成祖篡位。建文逃亡之時。幽之中都。廢爲庶人。時奎年
纔二齡耳。迨英宗時。始釋於獄。蓋已五十七歲矣。出見牛馬。亦不能識。其他各物
詢之尤屬茫然。噫。是誠大可憐矣。

●景泰時代

增建御花房

景泰六年四月增建御花房。凡天下奇花名卉。詔各省羅致貢獻。民間異種。秘不
敢洩。計所羅致牡丹一千三百六十種。蘭四千四百十三種。菊六千二百種。無名
之花一萬三千六百餘種。沿路官吏保護周至。間有損傷。必倍罰之。民間大爲騷

擾。

召惜兒

景帝好色。召妖姬李惜兒入宮。惜兒江南寶山縣人。初爲土娼。後流落至京師。入教坊。姿態妖豔。個中推爲翹楚。狹邪子弟評騭花榜。目之爲牡丹花。聲譽藉藉。傳入禁中。某監爲之介紹以進。帝一見。大加賞識。寵冠後宮。後因事斥去。

花竹雙鳥圖

帝嘗繪花竹雙鳥圖。絹本。方幅。高七寸八分。闊七寸二分。著色。夾竹桃枝杏花。雙鳥。一棲枝上。一在上飛翔。似相鳴和。得宣宗之遺傳。又有神鷹圖。黃沙白草。一鷹作欲下之勢。甚爲神駿。以賜于謙。

唐氏

唐氏以景泰七年進宮。八月封皇貴妃。寵幸冠後庭。嘗乘馬隨帝遊西苑。馬驚。妃

墜。帝乃命中官劉茂選御廡之最良者。日控習以待。天順元年二月革封號。郟王薨。羣臣議殉葬。及妃。妃無言。遂殉之。葬金山。

銀豆歌

景帝以銀豆擲地。令宮人爭拾之。以爲歡樂。並令比較多寡大小。勝者賞以銀錠。負者罰以掌手。喧鬧之聲。達於諸宮。太后亦不之禁。每於元宵端陽中秋等節行。帝亦雜諸宮人中。樂爲之。因作銀豆歌。並令羣臣和焉。

●成化時代

伶官善詼諧

中官阿丑善詼諧。每於帝前作院本。頗有方朔之風。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故。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

天子時王越陳鉞媚直。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跽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也。帝微哂焉。朱永掌十二團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爭之不已。丑徐曰。汝不知二千在保國家。蓋房子。帝密遣尙銘察之。保國卽撤工。成化末年。刑政多頗。丑於帝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曰。公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帝亦微哂而已。

結絲燈

鎮守雲南太監錢能獻金銀結絲燈。湖廣太監李又亨獻九寶蓮花燈。掌稅太監王忠獻九獅燈。甘肅巡撫獻九子連環燈。某某太監獻十王燈。十大美人燈。三國故事燈。水滸故事燈。均精巧異常。

施純婦

成化中命婦入朝。尙書施純妻甚端麗。語言亦宛轉流利。皇太后諦視良久。顧左右曰。蠶選妃時。何不及此人。左右以當時不在選中對之。嗣後太后屢召入宮。多所請託。久亦厭之。

諫架棕棚

鳳翔之鱗游有虎臣者。慷慨有氣節。成化末。貢入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上疏極諫。憲宗奇之。祭酒費闇不知也。懼其買禍。合大堂鳴鼓聲罪。以銀鐙鎖之。俄官校至。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拆卸矣。命吏部予七品官。闇大慚。

王摩詰真蹟

大內後門有丹漆巨挺一。支扉不知幾何年矣。成化間墜地破。乃髹竹中藏卷三。

一爲王摩詰畫真蹟。一爲吳道子畫山水。一爲蘇東坡草書。不知何人所藏。上極賞之。乃檢入御庫。

八尺里

憲宗選妃江南。嘉禾以姚氏女獻。女髮素種種不盈尺。過吳江縣之平望里。一夕髮委地長可八尺。入宮拜安妃。里人因名其里曰八尺。爲之謠曰。平望八尺。爺娘不識。言妃之容髮。雖父母亦不知其故也。

永壽宮

紀妃賀人。本蠻土官女。成化中征蠻。妃在俘中。久之。中宮入選。受女史。以警敏俾守內藏。時萬貴妃寵而妒。他妃幸帝者。皆治使傷妬。卽妊百計使墮。由是他妃勿敢進。帝常行內藏。紀妃應對稱帝意。帝悅之。就藏幸妃。萬貴妃察知。恚甚。至不食。嘿俟數月。令婢釣胎之。婢謬報曰。病瘵。於是貴妃譖紀妃。帝前。謫居安樂堂。久之。

孝宗生。妃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帝未有子，今縱不敢使帝知，顧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他室。當是時，貴妃雖曰伺無所得，且甚秘。至五六歲，尙不敢剪其胎髮。惟吳太后廢居西內，近安樂，獨往來，知其事。時時就哺養，帝不知也。他日帝召張敏，櫛照鑑，嘆曰：冉冉矣，而無子。敏伏地曰：死罪，萬歲見有子，何言無耶。帝叱安得有。敏伏地叩頭曰：有，祇恐不能保耳，倘能保，子現在也。帝曰：吾自能保之。顧安得有。有安在。敏叩頭言狀。帝急起入西內，令召見，使至安樂堂宣旨。紀妃抱孝宗泣曰：事已覺，吾無生矣。兒去見黃袍有鬚者，兒父也。乃爲孝宗易衣置小車中。昇之行。既至，孝宗髮被地，走入帝懷。牽帝衣，帝顧視大喜，且泣下曰：我子也。類我。會其年五月，乾清宮災，外廷憂帝無繼嗣者，稍稍見章奏。帝乃使司禮監懷恩出謂大學士商輅等曰：主上有子六歲矣，莫之知，因具道故。羣臣聞之，皆大喜，卽請爲命名，擬上不稱旨。帝自名之。於是後宮報有子者相繼至，帝乃移妃居永壽。

宮數數召飲酒甚歡。貴妃日夜怨泣曰：羣小無狀，不使我知。其年六月，候帝召妃飲，置毒酒中。暴斃。帝追悼之意，貴妃而不敢言。賜諡恭恪莊儻淑妃。張敏懼，亦吞金死。

西宮怨

憲宗廢后吳氏順天人。天順八年七月冊立爲皇后。憲宗居東宮時，有宮人甫笄竊侍太子起居者，卽萬妃也。多無禮，后立而惡之，摘其不法加杖焉。先是英宗擇太子宮妃，有司以十二人進。英宗親選三人：吳氏、王氏、柏氏，皆留居宮中。而第王爲首。會孝肅太后與英宗先後崩，憲宗不敢主復命太后，旨命禮部選擇三人，選如故。而掌選者爲司禮牛玉，遂選立吳氏。至是，憲宗怒，謂吳氏德不稱，輕率好歌曲，不足母天下。且選立非先帝意。下掌選詔獄，重鞫之。詞連后父俊及后弟雄，謂立后時，玉以王氏非已選，說太后更易，而俊雄父子遂賂玉，獄上。帝乃白太后勅。

諭中宮爾輕浮。羸率留心曲調。不足以敬承宗廟。表正闈闕。其上皇后冊寶。退居別官。時后父俊已授都督同知。乃勅與其第。雄同戍登州。而發牛玉於孝陵種菜。聞者怨之。后退居西宮。適紀氏以懷妊故。懼萬妃不測。居后宮旁。生孝宗。而后保護之備至焉。

紅藥詩

邵貴妃者。興獻王母也。父林洵。沙軍。杭俗軍衛多貧人。無業。取民屋旁沙洵。得金以易食。他人則否。後凡淘沙者。卽非軍。亦皆以軍名之。生一女。鬻於杭。鎮守太監。太監愛其慧。爲授書。讀唐詩。詩餘數千首。稍長。有容色。知禮。太監攜還京。會中宮選掌禮嬪。妃應選。時萬妃妒甚。妃托微疾。居外宮未進也。偶夜坐。自詠紅藥詩。憲宗過聞之。大喜。遂召幸。成化十二年。冊爲宸妃。二十二年。進貴妃。生三子。興王祐杭。歧王祐楡。雍王祐標。興王卽睿宗也。興王之國。妃不得從。興王作思親詩。上

妃。妃答之。

萬貞兒

萬貴妃。小字貞兒。青州諸城人。父貴爲本縣椽史。以坐法謫居霸州。妃四歲入掖庭。爲聖烈孫太后宮人。及笄而妍。充小答應。給事仁壽宮。憲宗爲太子時。見而悅之。因竊侍太子。旋命司秩改侍太子宫。卽位。吳后以宮人視之。加扑責。吳后廢。王后繼立。鑒吳后事。每損意優容之。妃亦警敏。善迎帝后意。且籠絡諸嬪御。諸嬪御畏之。無敢忤者。帝嘗游幸諸宮。必令妃袴褶爲前驅。猥褻備至。然猶未立爲貴妃也。成化二年正月。生皇第一子。帝大喜。爲遣中使四出祈祐諸山川之神。三月。封貴妃。旣而皇子薨。妃亦自是不再娠。於是大媚忌。絕嬪御進幸。卽偶有進幸者。必藥之。墮其胎。且有從是死者。柏賢妃生悼恭太子暴卒。卽孝宗之生。頂上有寸許無髮。皆藥所中也。時中外洶洶。皆知妃無狀。帝將乏嗣。深憂之。言者每勸上溥恩。

澤。廣御幸。然未敢顯言妃之妒也。惟給事中李森言及之。而妃寵益甚。初居昭德宮。後移安喜宮。進封皇妃。服物侈僭。在中宮上。會彗星見。六科給事魏元等上疏曰。竊見春來災異迭仍。近者彗星又見東方。光侵台垣。此皆陰陽相薄之所致也。臣聞陰陽分政。不可參貳。頃傳中宮昭德。彼此相亢。一若有參貳之者。曩者大學士彭時。禮部尙書姚夔。每以爲言。陛下謂此係內事。朕自處置。臣等聞命以來。屏息傾聽。將半年矣。而處置未聞。但傳尙食所司昭德進膳。不減中宮。夫宮牆雖深。視聽甚近。衽席雖微。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震位尙缺。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聽其蠱蔽。而不思固國本安民心哉。不聽。妃益驕恣。凡四方所進獻珍異奇巧。必歸之妃。中宮卽用事。稍忤妃。立見斥逐。妃所親倖者。出外鎮守。如錢能。覃勤。汪直。梁芳。韋興輩。皆假貢獻。科民財。中外騷擾。至爲妃求福。凡一切祠廟。宮觀。齋醮之費。竭水陸輸之。宮中帑藏爲空。帝嘗指語芳興曰。帑藏之空。由汝二人。汝知之乎。

告 廣 館 書 圖 華 中

作 傑 之 生 我 虛 天

自 由 花 彈 詞

是編亦天虛... 稿之一按天

虛我生所著小說已一百二十七種而彈詞則僅兩種此其一也選聲鍊句一筆不苟足為閩閩中學詩之津梁而其中結構尤復變幻離奇寫景寫情無不窮妍絕緻全書凡二十卷實兼言情偵探社會滑稽數種體裁洵為新小說中別開生面者現已印成單行本每册定價洋三角

#6

361237